

世界文学译丛

战争与和平(上)

周殿富◎主编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李华伟◎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战争与和平》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四大贵族的家庭生活为线索，展示了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刻画精准细腻，让人如临其境。

战争与和平

世界文学译丛

战争与和平(上)

周殿富◎主编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李华伟◎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9787213081000)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李华伟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84-6

I. ①战… II. ①托…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607号

书 名：	战争与和平（上、中、下）
著 者：	【俄】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李华伟
出 版 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厂：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62
字 数：	999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所：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5463-3084-6
定 价：	90.00元（全三册）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在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部	3
第二部	86
第三部	155

第二卷

第一部	229
第二部	272
第三部	329
第四部	387
第五部	428

第三卷

第一部	489
第二部	550
第三部	663

第四卷

第一部	755
第二部	796
第三部	829
第四部	865

尾 声

第一部	911
第二部	952

第 一 卷

第一部

“亲爱的公爵，鲁卡和热那亚现在已经是拿破仑家族的领地了。不过我要事先提醒您，如果您告诉我，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生战争，如果您还为这个基督徒的敌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和制造的各种恐怖辩护，我就与您断绝关系，您便不再是我的朋友，您也就不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我忠实的仆人了。哦，您好，我看我说的话吓着您了吧，请坐下来我们再聊聊。”

这段话是皇后身边的女官和心腹——爱娜·沙雷奥在一八〇五年七月接待首位前来参加晚宴的达官富人沃希列公爵时所说的。

“上帝啊，这是多么严厉的责怪啊！”公爵答道，他并没有因受到这样的接待而感到不安。他穿着绣花的礼服、皮质的短靴和长筒袜，几枚勋章佩戴在他的胸前，扁平的脸上流露着轻松、愉快。

他的声音如此宽厚温和，他的法语说得如此优雅，我们的祖先不仅仅是用那种法语来说话的，而且是借助它来思考的，而那种腔调又是在宫廷和社交界中阅历深厚的重要人士所不可缺少的。他走到爱娜面前，低下他那喷洒过香水的闪闪发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然后悠闲地坐到沙发上，与爱娜攀谈起来。

沃希列讲话总是慢吞吞的，就像说古老戏剧中的台词。不同的是爱娜已快四十了，却依然充满着活力和激情。做一个充满着激情的女子让她得到了一个好的社会地位。尽管她有的时候并不喜欢这样做，但为了不辜负熟知她的人们的希望，她还是爱做一个热心人。虽然那经常流露在她脸上的冷漠的笑容和她憔悴的面容并不相衬，但就像所有被娇生惯养的孩子所表现的那样，她大概知道自己的一些微小的缺点，可是她既不愿意也不想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改正。

“我认为，假如派您去，而不是让这个可爱的沃斯格罗德去，您会一举成名的。”公爵微笑着说道，“您是那样能言善辩，可以给我些茶吗？”

“马上就给您拿来。顺便提一下，”她又平静下来补充道，“在我这儿今天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蒙塔玛子爵，他借助洛贺家族的关系和法国最优秀的家族之一——马拉希家结成了亲戚。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侨民。另一位是蒙林伊神甫。这位思想深邃的人您认识吗？皇帝接见过他，您知道吗？”

“啊！我认识他们的话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公爵说。“请告诉我，”他补充说道，仿佛他刚刚想起什么似的，对要问的事情，也就是他今天拜访的主要目的，假装漫不经心的样子，“据说太后有意任命弗科男爵为驻维也纳的一等秘书，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男爵好像是个无能的泛泛之辈。”沃希列公爵想为他的儿子

得到这个职位,而有人却千方百计地想通过梅琳娅·费奥多罗夫娜太后使男爵获得这个职位。

爱娜的眼睛似乎闭上了,暗示不管是谁,都不能判定太后想做什么或喜欢做什么。

“推荐弗科男爵的是太后的妹妹。”她用悲哀的表情、冷冰冰的语气说。当爱娜说到太后时,她脸上顿时流露出无限的尊敬和忠诚,并隐约掺杂着一点哀愁,谈话中每当谈到自己这位崇高的庇护者时,她总是露出如此的表情。她说太后陛下很尊敬弗科男爵,然后她的神情又显现出哀愁。

公爵没有继续说下去,神情冷淡。爱娜以她自身所特有的宫廷女官的机智和灵敏想抨击一下公爵——这样也可以给他一些安慰,因为他胆敢那样放肆地批判推荐给太后的人。

“谈一下您的家庭,好吗?”她说道,“您知道吗,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给整个社交界都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大家都认为她美丽迷人。”

为了表示谢意和尊敬,公爵鞠了一躬。

“我常有这种想法。”稍稍沉默之后,爱娜把身子凑近公爵,露出温柔的笑容,似乎想以此表示,政治、社交方面的话题已经结束了,现在该开始推心置腹地聊天了。“我常有这种想法,幸福有时在生活中安排得不是十分公平。命运为何将两个那么出色的孩子赐予你。”她扬了扬眉头,不可置疑地插了这么一句,“您比任何人都不珍惜他们,所以您不配当他们的爸爸,他们是如此迷人。”

说完,她面露笑容。

“有什么办法呢,拉瓦特说我没有父爱的天赋。”公爵说道。

“请不要再开玩笑。我想和您认真谈一谈。您知道吗,您的小儿子并不让我满意。我只告诉您,在太后陛下那里提起过他,大家都对您表示惋惜……”

公爵没有作任何回答,而她却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沃希列公爵皱了一下眉头。

“我还能做什么呢?”他终于说道。“您知道,他们两个全成了笨蛋,可我为了他们的教育做了身为父亲所做的一切。希邦莱坦最起码还是个安分守己的笨蛋,而哈拉塔列却总是惹事。他们两个仅仅这一点不一样。”他说道,比平时更加不自然而且更加亢奋地微笑着,同时嘴角边明显地形成令人感到不快的粗鲁的褶皱。

“像您这种人为什么要生孩子呢?如果您不是身为父亲,我就没有丝毫可以责怪您的理由了。”爱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我只对您一个人说,我的孩子是我的全部负担。我必须背负这副十字架。我是这样对自己解释的。有什么办法呢?……”他默不做声,用手势表示着自己对残酷命运的服从。

爱娜沉思起来。

“您从没考虑过给自己那放荡的儿子哈拉塔列娶亲吗?”她问道,“人们都说

老处女总热衷于给人做媒。我还没觉得自己有这个弱点,不过,我结识了一个女孩,她和父亲一起生活得很不幸。她就是我的一个亲戚,拜尔科什杰公爵小姐。”沃希列公爵没作任何回答,不过,他以上流社会人士所独特的敏捷的思考和灵活的头脑,在记忆中搜索着,说明他已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您知道吗?哈拉塔列每年都要花费掉我四万卢布。”他说道,看来他还难以抑制抑郁的心情。他沉默了起来。

“假如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五年之后会怎么样呢?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您那位公爵小姐富有吗?”

“她父亲很有钱,但也很吝啬。他在乡下居住。您知道吗,这位大名鼎鼎的拜尔科什杰公爵在先帝还在位的时候就已经辞职了,外号叫普鲁士国王。这个人非常聪明,但性格很孤僻,并不容易相处。这个让人怜惜的姑娘十分不幸。她的哥哥,不久前刚和列莎美尼结婚。他在给考托罗佛当副官,今天正好也要到我这儿来。”

“听我说,亲爱的爱娜,”公爵突然握住交谈者的手,而且不知何故把它往下压,“请帮我办好这件事,我将永远是您最忠实的仆人(就像我的管家给我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她出自名门,并且富有,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他他以独有的优雅、亲昵、灵活的动作抓住女官的手,亲吻了一下,然后又握住摇了摇,随后松开了她的手,就坐到扶手椅里,眼睛向别处望着。

“等一等,”爱娜思索着说道,“我今天就可以和列莎谈谈。或许这件事是可以办成的。我在你们的家庭里开始学做老处女的营生方式了。”

二

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人都来赴会,爱娜客厅里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虽然年龄和性格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生活在相同的生活环境;沃希列公爵的女儿、美人埃琳也来了,她是来接她父亲的,以便他们一起去参加大使的招待会。她佩戴着花字奖章,穿着漂亮的晚礼服。彼得堡最迷人的、年轻的、娇小的、知名的拜尔科什杰公爵夫人也来了。她是去年冬天出嫁的,现在怀孕了,因为怀孕在身,所以现在不在社交场合露面了,只是参加一些场面不大的晚会。沃希列公爵的儿子希邦莱坦与他所推荐的蒙塔玛也来了,此外前来参加晚会的还有蒙林伊神甫以及很多的其他人。

“您们还没见过我的姨妈吧?”爱娜对来宾们说,并且一本正经地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领到一个头上扎着高高的蝴蝶结、刚刚从另一个房间从容地走出来的小老太太跟前。她介绍着每个人的名字,慢慢把目光从客人身上移向姨妈,然后就走开了。

全部的客人都经历了向这个没有人感兴趣、谁也不认识的姨妈问好的仪式。爱娜用庄重、忧郁的表情注视着他们的时候,在心中对他们表现出沉默的赞许。姨妈对每个人都用同样的语言谈论他们的健康,她自己以及太后陛下的健康:

“感谢上帝，现在太后的身体痊愈了。”来到她面前的人，出于礼貌，都装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然后怀着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后的轻松心情远离这个老太太，这一晚上再也不会到她旁边去了。

年轻的拜尔科什杰公爵夫人出现了，她那金线绣成的丝绒手袋里还装着针线活。她那红润的长着隐约可见的绒毛的上唇稍稍短一些，可是当它翘起，或上下唇闭合时却显得格外娇美。就像那些魅力十足的女人一样，她的短上唇和微启的小口这个小小的缺陷似乎成了她一种独特的美。大多数的人都怀着十分愉悦的心情看着这个健康、漂亮、充满活力的准母亲，她那么轻松地承受着怀孕的重担。老年人以及忧郁、烦闷的年轻人在她身边坐一会儿，聊一聊天，好像也就可以变得和她一样心情舒畅了。与她谈话时，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让人看见她那开朗的笑容和时不时露出的洁白的牙齿，人们也就会感觉自己今天十分可爱，并且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提着针线包的娇小公爵夫人，迈着细碎敏捷的步子走过桌子，坐到靠近银茶几的沙发上，高兴地整理一下衣裙，好像不管她做什么对她旁边的人都是一种乐趣。

“我随身带来了针线活。”她一边对大家说着一边打开她的手提包。

“您看，爱娜，别再跟我开这种可恶的玩笑了，”她对女主人说，“您来信说，您只举办一个小型晚会。瞧我这身打扮。”

她摊开手让人看她那身淡灰色带花边的很别致的连衣裙，胸前下面的部分扎着一条宽边的丝带。

“放心吧，列莎，不管穿什么，您总是最漂亮的。”爱娜回答道。

“我的丈夫要面临死亡，他要离我而去，您知道吗？”她继续以相同的语调对一位将军说，“请告诉我，为什么要这场可恶的战争？”她面向沃希列公爵，等不及对方回答，又转向沃希列公爵那美丽的女儿埃琳。

“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是位多么可爱的女士啊！”沃希列公爵小声地对爱娜说。

娇小的公爵夫人后面，走进一个身材彪悍，但略有些发胖的年轻人，他梳着平头，戴着一副眼镜，身着当时时髦的浅色裤子，高高的硬领衬衫和褐色的燕尾服。这个胖胖的年轻人是鼎鼎有名的叶坎契列娜时代的达官、现在在莫斯科即将去世的别朱霍夫伯爵的私生子。这是他头一次参加社交活动，他刚从国外受教育学习完回来，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工作。爱娜对他点头表示欢迎，这是对进入她的社交生活里最低一级人物的一种礼节。尽管这个礼遇不高，但爱娜一看到皮安奥进来，脸上就现出一种惊恐和忐忑不安的神情，仿佛看见了什么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庞然大物一样。实际上，皮安奥只是比屋里其他的男人稍微高大一些，爱娜的这种恐惧是由于看到了他那与众不同的——敏锐、腼腆、聪明而又自然的目光而产生的。

“皮安奥先生，您能来看望我这个让人生怜的病人真是太好了。”爱娜对他

说，并领他来到姨母面前，惊恐地与她交换了一个眼色。皮安奥嘟囔了一句什么令人不清楚的话，继续用目光寻找着什么。他像对亲近的友人那样，向娇小的公爵夫人行礼，露出一脸高兴的微笑，然后走近姨母。爱娜的惊慌失措不是没理由的，因为皮安奥在还没听全姨母关于太后健康状况的话时就从她身边离开了。爱娜不知所措地用话来拦阻他：

“蒙林伊神甫是个十分有趣的人，您不认识他吗？”爱娜·沙雷奥说道。

“是的，我听说过关于他的永久和平的计划，这很有意味，但未必可能……”

“您这样认为吗？”爱娜问道，她本想聊些什么，然后再去尽自己作为主人的责任，然而，皮安奥又做了一件不礼貌的、一反常态的事。先前他是还没听完对话者的话就走开了，这次，他是用自己的话把想要离开他的交谈者给拦住了。他俯下头，将双脚叉开，开始对爱娜证明，蒙林伊神甫的计划为何是不现实的空想。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爱娜微笑着说道。

摆脱开这个生活不会自理的年轻人之后，她又回头去尽女主人的职责，继续听着、仔细看着，哪儿出现冷场，就到哪儿去帮忙。她就像一个纺纱厂的主人那样，分派员工到各个岗位上去之后，在工厂里走来走去，发现哪儿的梭子停止工作，或者出现不一样的噪声，就赶紧赶过去，让它停下来或让它恢复正常运转。爱娜就是以这样的状态在自己的客厅里来回走动，走近那些寂然无声或者讲话的人太多的人群面前，说上一句话，或者把人掉换一下，让这台谈话机器又平稳体面地运作起来。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在为这些事操心的同时，也对皮安奥分外担心。一些围在蒙塔玛身旁的人在那儿谈话，皮安奥凑过去，然后又离开他们转向另一些听神甫高谈阔论的人们时，爱娜一直都在关切地注意看他的种种行径。对于皮安奥这个在国外受教育的人来讲，爱娜这个晚会是他在俄罗斯所亲眼目睹并参与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全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集中在这里，他就像置身于玩具店里的孩子那样，眼花缭乱，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他一直担心会漏过他所能听到的充满智慧的谈话。望着那些集合在这里表情自信、文雅的人们的面孔，他一直在等待能够听到一些高深的明智的话。最后，他走到蒙林伊那里。他觉得这里的谈话十分有趣，于是他停了下来，就像所有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等待着时机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

三

爱娜的晚会气氛活跃起来了。

这台纺车的梭子从四面八方一刻不停地匀速地直转。仅有姨妈是例外，她身旁只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她瘦弱的脸像哭过一样与这个光彩照人的圈子格格不入。这个圈子由三个组组成。一个组里男人占多数，神甫是他们的中心人物；另一组都很年轻，以沃希列公爵的女儿、美丽的埃琳和漂亮、满面红光、由于年轻而看上去太过丰满的娇小的拜尔科什杰公爵夫人为中心；蒙塔玛和爱娜在第三组。

蒙塔玛子爵是个举止柔和,面部清秀的年轻人。显然他认为自己声名显赫,但是,为了让人看着有教养,他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总是表现得谦逊并且十分随和。爱娜显然已经借助他来招待过自己的客人了。如同一个餐厅领班给客人端上一块上好的牛肉,可是,如果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看见它,没有人会想吃。爱娜今晚先是把子爵,随后把神甫当做极为精致的餐点端上来款待她的客人。在蒙塔玛那一组里当时谈论的是奥杰公爵被杀的事。子爵说奥杰公爵是由于自己太过宽容而被杀,并说拿破仑生气是有特殊原因的。

“啊!子爵!是的!快讲给我们听吧。”爱娜说道,她高兴地感到这句话能使人想起路易十五。子爵谦虚有礼地微笑了一下,低头鞠一躬表示听从。爱娜让客人围着子爵,并请大家听他讲。

“子爵是讲故事的高手。”爱娜对一位客人轻声地说;“子爵是讲故事的高手。”她又对另一个人轻声说;“现在就会看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她又对第三个人说。子爵就这样以最优雅、对他有利的方式就如一盘带青菜的热气腾腾的牛排被端给这群人。

子爵含蓄地微笑一下想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快到这里来,亲爱的埃琳。”爱娜对身为另一组的中心人物,坐在稍远一点的位置上的美丽的公爵小姐说。

公爵小姐埃琳微笑着站起身来,这个十分漂亮的女人从走进客厅时起就挂着同样的笑容。她那点缀着绒毛饰品的白色礼服发出细微的响声,雪白的双肩,柔顺有光泽的头发加上钻石闪闪发光,她在为她让出一条路的男人中间径直走过,她的眼睛没有看任何人,但又是对全部的人都给予她的微笑,仿佛大方地赐予每个人以欣赏她那丰满的双肩、曼妙身材、按时尚装束袒露的背和胸的权利。她似乎给晚会带来了光彩。埃琳是那么美,以至于在她身上不但看不到一点妩媚的样子,相反,她似乎为自己那过于强烈、不容置疑、令人神魂颠倒的美貌感到羞愧至极,她好像做不到减少自己美貌的魅力。

“多么漂亮啊!”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说。当她在子爵前面坐下并露出那种不变的微笑时,子爵仿佛被什么非比寻常的东西惊呆了,耸一耸肩,垂下了他的目光。

“女士,我真担心我无法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讲话。”他微笑着说,并埋下了头。

公爵小姐认为没必要说什么,将一只裸露的丰腴手臂支靠在小桌上。她微笑着等待着。整个谈话期间,她笔直地坐着,时而看看自己那稍微靠在桌上的丰满漂亮的手臂,时而瞧瞧她那更为迷人的胸脯,摆弄一下钻石项链,并且几次将衣服上的褶皱扯平。当故事讲到引人入胜的地方时,就瞧一眼爱娜,并立刻现出和女官脸上相同的表情,随后又安静下来,依旧笑容灿烂。娇小的公爵夫人在埃琳之后也从茶几那边走了过来。

“等等,我来拿我的针线活,”她小声说,“您怎么啦?您在讲什么?”她询问

希邦莱坦公爵，“请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微笑着与大家交谈，随后忽然间换了个地方坐下来，坐好后，愉快地整理一下衣裙。

“我现在觉得很好。”她一边说，一边开始干活，并请求子爵继续往下讲。

希邦莱坦公爵把手提包拿来后，也跟着过来了，把扶手椅搬到离她近些的位置，在她身边坐下。

希邦莱坦与他美丽迷人的妹妹长得十分的相似，然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外表相像，他却显得很愚蠢。他的脸庞和妹妹的一样，但是她那自信满满、乐观、充满青春活力、不曾改变的微笑以及很少见的、古典式的优美体态让她美艳动人。同样是那张脸，哥哥却相反，总是表现出一种自满自足怨天尤人的样子，一副愚昧的神情。他身体瘦弱，眼睛、嘴、鼻子，一切都挤在一块，好像在做着莫名其妙的无聊的鬼脸，而手脚摆放的姿势总是那么生硬。

“这是不是关于幽灵的故事？”他说着在公爵夫人身旁坐下，然后赶紧拿起长柄眼镜，好像他没这个东西就不能开口说话似的。

“根本不是。”讲话人惊奇地耸耸肩膀说。

“问题是我厌恶关于幽灵的故事。”希邦莱坦公爵说。从他讲话的腔调就能看出，他是说出这些话之后才明白它的含意。

他讲话时表现出的那股自信的神情，使谁也弄不清楚，他的话到底是过于聪明，还是过于愚昧。他穿一条用他的话说是受惊女神身体颜色的裤子，上身是一件墨绿色的燕尾服，脚上穿着长筒靴和一双浅色的皮鞋。

蒙塔玛子爵讲述了当时十分流行的一个故事，说奥杰公爵偷偷地到巴黎去与女演员乔治幽会，在那里遇到了同样受到著名女演员青睐的拿破仑。在与公爵相遇后，拿破仑突然犯了昏厥病晕倒了，这样，他就处于公爵的掌控之中，公爵没有把握好时机，但是，后来拿破仑却处死了公爵，以此来回报他的宽宏大量。

故事讲得很有趣并且十分好听，尤其是当讲到情敌突然认出了对方的时候，女士们都听得激动不已。

“太妙了！”爱娜说道，并以问询的表情回头瞅瞅娇小的公爵夫人。

“很不错。”娇小的公爵夫人小声地说道，她把针扎进毛线里，似乎想表明这有趣动听的故事让她连活都做不下去了。

子爵十分珍惜这无声的夸赞，感激地微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讲下去。但爱娜目不转睛地盯住的那个使她感到害怕的年轻人，这时正激烈、高声地和神甫讨论着什么，于是她匆忙赶过去支援那个危险的地方。确实，皮安奥最后还是和神甫谈起有关政治平衡的问题了。而神甫看来对年轻人朴实的激情也产生了兴趣，对他讲述起自己支持的主张。两人都过于兴致勃勃，旁若无人地听着，谈论着，而爱娜所不喜欢的正是这个。“通过手段才能实现欧洲民权和均势，”神甫说，“只要有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强国，以野蛮而闻名的强国出来无私地领导以实现欧洲均势为宗旨的联盟，那么这个国家是世界的救星。”“您怎样找到这种均

衡呢？”皮安奥开始说。可这时，爱娜走过来了，用严厉的目光看了一眼皮安奥，随后询问着意大利人，他对这里的气候是否适应。意大利人的表情突然变了，露出一种受了委屈一样、做作的温柔表情，可以发现这是他和女人谈话时惯有的表情。

“我有幸被接纳到这个团体中来，我是那样爱它，尤其是为女士们的非凡智慧和教养所倾倒，所以顾不上考虑气候如何。”他回答道。

爱娜为了便于观察，再不放任神甫同皮安奥单独在一起，让他们也加入大圈子中来。

这时，一位新的客人走进客厅。这就是年轻的昂得列·拜尔科什杰公爵，小巧的公爵夫人的丈夫。拜尔科什杰公爵个头不高、表情严肃而且清秀，是个魅力非凡的年轻人。他身上的一切，从充满倦怠、烦闷的目光，到缓慢、从容的步履，都和他那小巧活泼的妻子对比尤其鲜明。看来，他不但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而且对他们感到是那么厌烦，以致看他们和听他们讲话都让他感到索然无味。在所有这些令他感到索然无味的人中，他妻子俏丽的面孔几乎最令他厌倦。一脸的苦相破坏了他美丽的容颜，他把脸转过去不去看她。他眯起眼睛扫视这群人，随后亲了一下爱娜的手。

“您准备去打仗吗，公爵？”爱娜问道。

“考托罗佛将军想让我去给他当副官。”——拜尔什杰把“佐夫”这个音节说得像法国人那样重。

“那么，您的妻子列莎在您离开后怎么办？”

“她要去乡下。”

“把您漂亮的妻子从我们这儿抢过去，您不觉得这是种罪过吗？”

“昂得列，子爵给我们讲了一个多么有意思的关于乔治小姐和拿破仑的故事啊！”他妻子用与旁人说话时惯用的那种卖弄的腔调对丈夫说。

昂得列公爵转身去紧紧地眯了一下眼睛。皮安奥从昂得列公爵刚走进客厅开始，他那愉悦友善的目光就从来没离开过他，然后他走到公爵跟前，把他的手拉起。昂得列公爵没有回头看，皱着眉露出一脸的苦相，对有人碰他的手表示不满，但一看见皮安奥那张笑咪咪的面孔，他的脸上又顿时现出友善愉快的微笑。

“噢！连你也有社交生活了！”他对皮安奥说。

“我知道您会来。”皮安奥回答道，“我到您那里去吃晚饭，行吗？”为了不干扰子爵继续讲故事，他又轻声补充道。

“不，不行。”昂得列公爵笑着握住皮安奥的手，让他知道，这是没必要问的。他还要说什么，但此时沃希列公爵和他的女儿一起站起来了，所以男人们也都站起来给他们让路。

“我亲爱的子爵，原谅我好吗。”沃希列公爵对法国人讲，温柔地把他的衣袖向下往椅子上扯，不让他起立。“大使的这个倒霉的招待会不仅剥夺了我的快乐，而且也打断了你的话。离开您这让人痴迷的晚会真让我感到很难过。”他对

爱娜说道。

他的女儿，公爵小姐埃琳轻轻地提起衣裙，从椅子中间走过去，笑容使她美丽动人的脸庞更加光彩迷人。当她经过皮安奥身边时，他几乎是用兴奋的、惊喜的目光看着她。

“她真漂亮。”昂得列公爵说。

“是的。”皮安奥随后说道。

沃希列公爵走过皮安奥身边时，抓起了他的手，转过身对爱娜说：

“您帮我教导一下这头熊，”他说，“看，他在我那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可我这是第一次在社交场合见到他。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和聪明的女人交往更加重要了。”

四

爱娜知道皮安奥的爸爸和沃希列是亲戚，于是微笑了一下，并答应他照顾皮安奥。先前坐在姨母身边的那个老妇人赶快站了起来，并在前厅里追上了沃希列公爵。她脸上原本的那种装出的兴致消失殆尽了。她那张善良的、哭过的脸上只剩下恐惧和不安。

“公爵，那我的勃利森的事您说要怎么办呀？”当她在前厅里追上他时说道，“我能给我那可怜的孩子带去什么样的消息呢？因为我无法再在彼得堡待下去了。”

尽管沃希列公爵很不情愿地、近乎是无礼地听着这个老妇人说话，甚至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但她仍然对他温柔动人地微笑着，并且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好不让他走掉。

“对您而言，在君主面前说上一句话算不了什么，而他就可以被直接调到近卫军去了。”她央求道。

“我会尽力的，公爵夫人，请相信我。”沃希列公爵回答道，“但是，我很难向君主提出什么请求；我倒是建议您借助格里契公爵的关系去找卢米茨弗，这样做更加明智。”

老妇人是特罗宾斯克公爵夫人，出身俄国的一个名门望族，但是她因为贫穷，早已脱离上流社会，过去的关系也都不在了。她这次来的目的是把她唯一的儿子安排到近卫军里去。只是为了见到沃希列公爵，她才不请自来，参加爱娜的晚会，也只是出于这个目的她才听公爵讲故事。沃希列公爵的话让她大为震惊。她昔日俏丽过的脸上露出愤恨的表情。但这表情仅仅持续了一瞬间，她又一次恢复微笑，并且更紧地抓住沃希列公爵的手。

“请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没恳求过您，今后也不会再来求您，我也从来没向您提起过我父亲对您的情谊。但是现在，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我求您帮我儿子吧，我会把您当成我的恩人。”她急忙补充道，“请您先答应我您不会生气，我求过格里契，但被他拒绝了，请您像过去那样发发善心吧！”她说着，眼里